

艺谭书籍

满纸云烟笔下生

——《当书法穿越唐朝》读后感

无端

中国书法史上真正称得上“盛世”的时期，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晋，一个是大唐。前者出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称“二王”。后人学书，追慕先贤，没有不先临这两位大家的。后者则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昌盛时代，除了在诗歌领域群英荟萃，书法方面也是名家辈出。初唐时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杰，后来又出现了善写草书的“颠张（张旭）醉素（怀素）”，以及史上最强楷书组合：颜真卿和柳公权……

《当书法穿越唐朝》一书，像是作者带领着我们进行了一次文化旅行。全书共介绍了十位唐代书法大师的传奇人生，特别解读了他们创作其传世杰作的详情。书中还配有近百幅大唐书法经典法帖，并辅之以文字解读，有助于读者进行深入的审美鉴赏。其实当你真正用心去感触这些流传了千年的翰墨之宝时，会发现，自己不仅是在揣摩书法艺术，也是在品味一幅幅精妙笔墨中所包含的书写者的人生品格、处世态度、精神气质和道路选择。在书中，作者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书为心画”、“心正则书正”，其实后一句话出自于“柳体”创始人柳公权之口。据《资治通鉴》载，唐穆宗李恒酷爱柳公权之字，让他当了自己的书法老师。一次，皇帝问柳公权：“你怎么能把字写得这么好呢？”柳公权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虽年轻、好玩，做事不专心，但他并不傻，一下就听出柳老师言外有音，是在借着书法对自己那不够端正的人生观进行批评教育。随之，“心正则笔正”的箴言也就流传了下来。

和柳公权一样，《当书法穿越唐朝》中提及的其他书法大家，基本都具有一流人品和德行的。尽管后世也出现了书法造诣和道德水准完全背道而驰的蔡京、董其昌等人，但起码在大唐，文人中盛行的观点是：字如其人，只有立身端正，字才会好。譬如书中介绍的咱们宁波乡贤虞世南。《旧唐书》说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排首位的是“德行”，最末才提到“书翰”。虞世南的书法是“君子之书”，笔锋触纸温和，尔雅端方，人们形容他平和内敛、不露锋芒的字为“君子藏器”。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欧阳询，他的字就棱角分明，筋骨尽显了。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对“欧书”有一个比喻——“森森焉若武库矛戟”。欧阳询这种“铁钩银划”的书法风格应该是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桀骜不驯的个性特点相因相生的。据说因欧阳询长得不好看，有一次被长孙无忌写的“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的诗句给嘲笑了。欧阳询毫不客气，当场反击道：“只因心浑浑，故而面团团。”说长孙无忌心里混沌，所以才长了一张四喜丸子似的圆脸。然而对于欧阳询，我最佩服的是他作为书法艺术大家那种永远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精神。欧阳询在76岁那年写了《九成宫醴泉铭》，以该铭文中珠圆玉润的非典型性“欧体”，实现了字体间架结构上进一步的精工完整。

唐代书法能有旷世之成就，和唐太宗、武则天这两位极其推崇书法艺术的帝王不无关系。太宗皇帝喜好王羲之的字，不仅尽心竭力搜罗王右军流传下来的名帖，还派了监察御史萧翼在寺庙里当卧底，帮他从小和尚那里弄来了《兰亭序》真迹。武则天对政敌兼书法名家褚遂良看不惯，但登基以后，这位女皇并未用自己的政治身份去压制褚遂良的书坛地位，还把善于摹写褚遂良字体的薛稷引为近臣。

唐代楷书书法登峰造极，草书也有了历史性的发展，因为当时横空出世了一代“草圣”张旭。张旭此人蛮有意思，他平时穿官靴戴官帽，行为作派循规蹈矩。可一到了业余时间，就会换上布衣芒鞋，在繁华的长安闹市上开始他颇具行为艺术特点的“狂草秀”了。《唐国史补》云：“旭饮酒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搥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来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张旭草书写得出神入化，自不待言。令我惊叹的是，《当书法穿越唐朝》中附有一幅张旭写的唐楷，其格局韵致，简直就像虞世南的手笔。看来真是：为其知法度，故能随心书。飞扬恣肆的行草，其根基仍是扎实谨严的楷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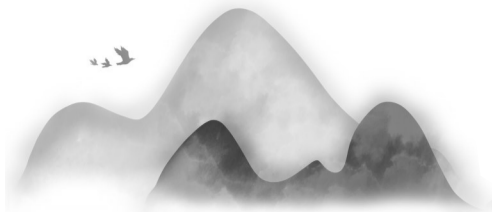
唐史三百年，唐书亦三百年。无形之中，似乎书运和国运息息相关。初唐盛唐时期，书坛名家云集，星河灿烂。而到了晚唐的那一百多年时间里，因国运衰颓，书法人才也渐渐稀落凋零，除了柳公权用他雄浑劲道的“柳骨”继承了颜真卿磊落巍峨的“颜筋”外，再无其他大家出现。好在宋元明清时期，书法这一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还会有悉心继承后的再次蓬勃发展。

（《当书法穿越唐朝》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版）

艺谭语丝

园林风景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湿地风景，是一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实体。好的风景是自然天成的，即使是人工设计或者干预，也是借助于自然以及地域位置的特点，加以点染，讲述的都是自己独有的“美学语言”。但现在很多园林风景以及风景中的人工点染，独特性的魅力正在渐渐消失，它们追随时尚，布局雷同，植被则流行非地域性的移花接木以人为地增加多样性……总之，它们在讲述一套相同的、隐含统一性的“美学语言”，地域的辨识度模糊了，整个过程就像不同地方的口音逐渐消失一样。

司马雪



新片点击

父与子

——看影片《狮子王》

郁妍捷

金黄的太阳越过了乞力马扎罗的山巅睥睨大地，目光所及之处，为非洲大草原上披上了一层闪闪的光纱。万兽迎着第一缕晨光的召唤醒来，全都抖擞起精神，步调一致地匆匆踏过草皮，踏过水潭，往荣耀石这一个方向奔涌而去。那里，老狮王木法沙已经立在石岩边静静等待。另一头，长老拉飞奇还在进行着仪式：他走到王后莎拉碧的跟前，与新生的小狮子辛巴对视后，便将红树根举过头顶折断，细长的手指随即沾上了红色的粉末。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的幼崽悠悠转过头来，毛茸茸的额头被拉飞奇画上红色的符号后，他就被长老托举起来，向众兽亮相。“哇呜——”即使只是一阵微弱的嘶吼，围在荣耀石下的动物们听着还是兴奋不已，纷纷低下自己的头颅，蜷起前腿向小辛巴，这位木法沙的法定接班人、荣耀王国未来的国王朝拜。伴随着《生生不息》的旋律，电影《狮子王》里这段并不复杂的故事背景在庄严的仪式中全部交代完毕，小辛巴也开启了他注定不普通的“狮生”冒险之旅……

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尽管剧情还是完美复制了记忆中原版的那个故事，但这次迪士尼重新打造的“真狮版”动画影片《狮子王》依旧魅力不减。在画面上，影片借助了最先进的CG技术，一下子就激活了真实可感的荣耀王国中的场景，而这种令人为之惊艳的科技手段也为故事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仿佛动画片里辛巴的家庭就在非洲大地上真实地生活着。在内容上，《狮子王》之所以成为经典，它的不平庸之处在于，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弱小的“王子”单纯为父亲复仇，夺回王位的扁平故事——辛巴在经历背叛、友谊、找寻自我等不同“狮生”阶段时，情节都是顺着主人公最真实、最符合情感常识的路线挖掘下去的，来展现自我的认同与责任，构筑生命的轮回。也许其间的过程有些残忍，但从中迸发出来的情感却无比真实动人。而这种不同时期中所谓“父亲”与孩子的相处模式，在我看来，则撑起了整部电影的核心。

比如影片的前半段就在着重刻画辛巴出生后，木法沙与辛巴的这种感人至深的父子情。画面里，木法沙出场的次数不多，镜头大多时候对准的都是辛巴——一个急于求成的、莽撞的、好奇的小王子。小时候的辛巴有很明确的自我认知，也有相对清晰的目标，它一直都知道自己是木法沙唯一的儿子，是荣耀王国下一任的国王。他以父亲为榜样，总是迫不及待地缠着木法沙学习一个国王的样子，跟小伙伴们强调自己“等不及要成为狮子王”的急切心情，经常试图甩开犀牛鸟沙祖的看护，旨在证明自己作为王子，已经足够勇敢，足以独当一面。也就是辛巴时时刻刻的冒进，让叔叔刀疤有机可乘，诓他去大象墓地涉险，骗他到大峡谷处练习吼叫。辛巴就像普通的我们在小时候那样，渴望长大与独立，却总是变成了时常闯祸、令家长头疼的不完美的淘气包。于是每一次遭遇危险，木法沙都会现身相救，他似乎永远都是那个最完美的父亲，勇敢、善良、坚毅、开明。哪怕辛巴不听自己的话，带上娜娜去大象墓地，遭遇鬣狗群险些丧命，木法沙仍旧对辛巴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他作为国王的责任与处事的方法。他用自己的榜样力量，指引着辛巴前行。所以，这份爱的份量有多重，木法沙的死对辛巴就有多沉痛——当辛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为救自己而死时，他万念俱灰，被刀疤说成了“杀父凶手”，骗离了荣耀大地。生或者死，此时于他，没有了任何意义。

于是，疣猪彭彭与猫鼬丁满的出现，就顺理成章成为了辛巴生命里新的一对引路人。“哈库那，玛塔塔”这句充满着鼓励含义的非洲谚语，是彭彭跟丁满教给辛巴的，辛巴也如同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无忧无虑，梦想成真”那样，逐渐抛开了自己“害死”父亲的回忆，融入到彭彭、丁满以及其他动物的生活中，跟着他们一起吃虫子，一起唱歌跳舞。丁满与彭彭虽然以朋友的方式跟辛巴相处，但又何尝不像毫无威严的父辈，在游乐中教育辛巴：有时在痛苦难以承受的情况下，抛下过去，也是一种选择的方式——“哈库那，玛塔塔”。在辛巴第一次放弃捕食羚羊，尝试起吃毛毛虫的时候，这句话给了他勇气；在辛巴被迫远离荣耀大地独自成长的时候，这句话带给他安慰。这句话是丁满和彭彭言传身教给辛巴的一种积极的乐观方式，学会遗忘也许是一件好事。不过，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辛巴可以忘记捕食食草动物的方式，可以忘记木法沙讲述的“每一个星星背后都有一个逝去的国王”的传说，但真相，永远无法被视而不见，辛巴终究要重新站起来，找回自己的责任。

拒绝娜娜的求助后，辛巴见到了拉飞奇长老。年长的拉飞奇用一个父亲的口吻向辛巴抛出了“你是谁”的问题，让辛巴明白这个简单问题背后，所承载的意义，让辛巴记起自己在荣耀大地上的位置：他必须要像他父亲一样，肩负起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责任。辛巴转身，带着“父亲”的美好品质，奔回荣耀王国……

三江艺谭

责编 乐建中
2019年7月21日
美编 雷林燕
星期日

投稿邮箱: jz@cnnb.com.cn